

79

MG
K87-53
4

206 嵩園文稿之八

民國十九年六月



3 1764 7314 2

嵩園文稿之八

目 錄

關特勒碑

再談關特勒碑

宋神霄玉清萬壽宮碑

泉州談管

蒲壽庚兄弟遺族及遺跡

附致劉朝陽先生書

閩南之回教

雍和宮

鑄鼎餘聞



闕特勤碑

黃仲琴

此碑著錄者較少，拓本亦屬難得。十七年十二月間，北平莽蒼社出版之藝術叢書，秋林黃葉，登其景印拓片，字經縮小，難供賞鑒。茲述其大略，以資研究。

(一) 碑文

據元和江氏靈龜閣叢書和林金石錄所載，核以拓本，其文爲：

「故闕特勤碑彼蒼者天，剛不覆燾；天人相合，寰宇大同。以其氣隔陰陽，是用別爲君長。彼君長者口口口口裔也。當自中國，雄飛北荒，來朝甘泉，頒保光祿，則恩好之深舊矣。洎我高祖之肇興皇業，太宗之遂荒帝載，文教施於八方，武功成於七德。後或擬故相革，榮號迭稱。終能代口口口口修邊貢。爰遠朕躬，結爲父子。使寇虐不作，弓矢載橐，爾無我虞，我無爾詐，邊鄙口口口口之賴歟？若諱闕特勤，骨咄祿可汗之次子，今茲伽可汗之令弟也。孝友聞於遠方，威口口口俗，斯豈由曾祖伊地米施匄，積厚德於上，而身克終之；祖骨吐祿顏斤行深仁於下，而子口口之，不然何以生此賢也；故能承順友愛，輔成規略，北擬吐露之境，西隣處月之郊，尊模梨之口口口；受屠耆之韻任，以親我有唐也。我是用嘉爾誠績，大開恩信。而遙圖不審，促烹餓盡，永言悼愕，疚於朕心。且特勤，可汗之弟也；可汗，猶朕之子也。父子之義，既在敦崇，兄弟之親，得無連類。俱爲子愛，再感深情。是用製作豐碑，發揮遐口，使千古之下，休光日新。詞曰：

沙塞之國，丁零之鄉，雄武鬱起，于爾先王。爾君克長，載赫殊方；爾道克順，謀親我唐。孰謂口口，罔保延長。高碑山立，垂裕無疆。

大唐開元廿年歲次壬申十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』

額書「故闕特勤之碑」六字

全碑共十四行，每行三十六字。額二行，每行三字。碑中紀年一行及額，係楷書。餘均八分書。考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六，九姓逕韻可汗碑跋：『和林九姓逕韻碑，光緒中葉，俄人始訪得之，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，始揭其影本。光緒十九年，俄使喀西尼，以拉氏書，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屬爲考釋。時嘉興沈乙庵先生，方在譯署，作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，及此碑三跋，以覆俄使。俄人譯以行世，西人書中，屢引其說，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。時志文貞銳，方爲烏里雅蘇台將軍，亦拓闕特勤碑，以遺宗室伯義祭酒盛昱，祭酒跋之，沈先生復書其後，於是世人始知有闕特勤碑。』蒙古三多跋：『庚戌（按卽清宣統二年）駐節庫倫，乘邊之暇，搜獲古金石數十種，此碑尤爲瑰寶，可讀者共四百五字，逾年重拓二百紙，有一二字，又爲風霜漫漶。於是建亭護之。』上所錄者，共四百三字，與三多之言相符。蒙古游牧記內載：『和林城東北七十里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，御製御書闕特勤碑。』是此碑亦如孝經之爲當時宸翰也。

三多跋又言：『碑陰並左右側，附刊突厥文字，無一流傳，亟命廣拓，以公藝林。』同時庫倫辦事大臣，咨民政部文，內有云：『該旗蒙古云：此碑四面有字，惟因年久，雨淋日炙，石質殘斷，故將三面，用磚砌護。現在天近寒冷，未便拆磚。僅將前面碑文，攝拓數張，呈驗前來。……惟所拓之文，因此地無託墨瓦工，且石刻模糊，是以不甚清楚。除俟明春天暖，再行派差，將磚拆去，查明碑陰，有何字跡，另行拓印外，茲將拓碑文，隨文咨送，以備大部參攷。』按觀堂集林第十四，韃靼考：『闕特勤碑之突厥文中，有三十姓韃靼 Otuz Tatar，九姓韃靼 Tokuz Tatar，是爲韃靼初見紀載之始。……唐時韃靼住地，據闕特勤碑側之突厥文，兩記三十姓韃靼，皆在黠戛斯骨利斡之後，契丹白雲之前。』觀堂譯稿下，箭內互韃靼考：『闕特勤碑，一面刻漢文，三面刻Yenisei文，其記韃靼事者，在東面之Yenisei文中，今由白鳥博士之譯文，摘記之如下：

悲泣者，前方日出處，勇猛之沙漠之民，唐家子。Tabgae, Tuput, Apar, Apum, Hirgiz, 三姓骨利幹 Kurikan, 三十姓韃靼 Tatar, Kytai, Tatalbi 之民來悲泣也。右則唐家之民敵也。左則 Baz 可汗九姓回鶻 Oguz 之民敵也。黠戛斯 Kirgiz 骨利幹 KuriKan 三十姓韃靼 Tatar 契丹 Kytai 白雲 Tatabi 之民皆敵也。』

又蒙古游牧記：『開元十九年，闕特勤卒，詔金吾將軍張去逸，都官郎中呂向，齎寶書，使北弔祭，並爲立碑，上自爲文，別立祠廟，刻石爲像，迄今存焉。』舊唐書突厥傳：『仍立祠刻石爲像，四壁畫其戰陣之狀。』是此碑不獨可結阿史那氏墨緣，證明史事；其地且有祠象也。

(二) 考證

甲，特勤

(子)葉昌熾，清宣統元年已酉刊成之語石卷二，和林一則內云：『闕特勤碑開元廿年御製』，可證唐書『闕特勒』之誤。

(丑)蒙古游牧記注：『碑額及碑文，特勤皆作殷勤之「勤」字，唐新舊史，凡書特勤，皆作衝勤之「勒」字，誤也。諸突厥之遺俗，猶呼其可汗之子弟，爲「特勤」，則與碑文符矣。』

(寅)王頌蔚寫禮傾讀碑記：『特勤，新舊書，誤作特勒。以此碑證之，則凡同俄特勒，楊我支特勒之類，皆特勤之譌也。』

(卯)十觀齋義新錄卷六：『突厥傳，可汗者，猶古之單于。其子弟謂之特勒。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，而涼國公契苾明碑，特勤字再見。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嚧沒斯，皆書者之誤。予謂外國語言，華人鮮通其義，史文轉寫，或失其真，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蹟，况契苾碑，宰相裴師德所撰，公權亦奉勅書，斷無譌舛，當據碑以訂史之誤，未可輕皆譏也。通鑑亦作特勒，而攷異云：『諸書或作救勤』，今從新舊二唐書。按古人讀勒如忒，勤勒卽特勤。』

乙，闕特勤

(子)蒙古游牧記注：「按唐史突厥傳，闕特勤，骨吐祿可汗之子，苾伽可汗之弟也。名闕。可汗之子弟，謂之特勤。」（按舊唐書西突厥傳，其官有葉護，有特勤，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。）

(丑)三多跋云：「所稱闕特勤者，非名，官也。曰諱，從俗以成文也。古碑額例○書官，不書名。此爲「故闕特勤之碑」，可知官矣。何官？貳特勤也。骨咄祿之次子，苾伽可汗之弟，非貳特勤而何？疑卽欽定金史國語解之德特伯特勒也。解曰：「迭勃極烈，倅貳之官，迭勃極烈，卽德特伯特勒也。蒙古謂其次曰德特。」漢書：「單于既得翁侯，以爲自次王。」陳湯傳：「康居有副王。」傳云：「毗伽可汗，以特勤爲左賢王。」此三者，又可爲貳特勤之證。可汗爲酋長，特勤亞於可汗，以序行論，以官爵論，闕均可訓次。且隋大業中，西突厥酋長射匿，有弟闕達設。今蒙古汗王第二子，猶稱德特台吉，滿州語謂貳謂若，與闕音尤近，突厥語與蒙古語，輕重緩促，微有不同，突厥曰可汗，今日汗；可汗妻曰可敦，今日哈屯；大臣曰葉護，今日賽特。長言之，爲德特伯特勒，短言之，豈非闕特勤乎？特勤爲特勤本音，汗王子弟之通稱，近世所謂台吉者也。譯人人殊，碑作勤，蓋御製御書，取雅馴耳。然不僅止此，唐人以勒作勤，亦數見焉。唐書，武后改獸爲斬，又改骨咄祿，爲不卒祿。碑云：「特勤，可汗之弟也，可汗，猶朕之子也，父子之義，旣在敦崇，兄弟之親，得無連類。」其改勒爲勤，宜矣。」

按闕特勤事畧，見於舊唐書突厥傳上者，如下：

骨咄祿之子闕特勤，鳩合舊部，殺獸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。立其兄左賢王獸棘運，是爲毗伽可汗。（此作毗伽與碑文異。）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卽位，本蕃號爲小殺，性仁友，自以得國是闕特勤之功，固讓之，闕特勤不受。

遂以爲左賢王，掌兵馬。……闕特勤饒武善戰，所向無前。開元二十年歲……

至於闕字，爲名乎？抑訓爲次乎？考舊唐書突厥傳所載，其冠以特勤二字者：

一，「高祖起義，始畢遣其特勤康稍利等，獻馬千匹。」

二，「高祖放其使者特勤熱寒阿史德等還蕃。」

其綴特勤二字者：

一，「武德元年，始畢使骨咄祿特勤來朝。」

二，「頡利欲戰不可，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，（本傳，思摩者頡利族人，常爲夾畢特勤）高祖曰：「今見特勤，如見頡利。」」

三，「突利可汗，及郁射設陰奈特勤等，並帥所部來奔。」

四，「車鼻可汗，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貢方物。」

五，「睿宗踐祚，……默賢乃遣其男揚我支特勤來朝。」

六，「開元二年，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……率精騎圍偏北庭。」

觀上諸例，可證闕爲人名。至訓闕爲次，其說能否成立？考舊唐書突厥傳上所載：「其大官，屈律噶，次，阿波，次，頡利發，次，吐屯，次，俟斤。」突厥下所載：「賀魯與其子匿運，據咄陸可汗之地，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。其咄陸有五賢：一曰，處木昆律噶，二曰，胡祿居闕噶，三曰，攝舍提噶噶，四曰，突騎施賀運噶，五曰，鼠尼施處半噶。弩失畢有五俟斤：一曰，阿悉結闕俟斤，二曰，哥舒闕俟斤，三曰，拔塞幹噶沙鉢俟斤，四曰，阿悉結泥孰俟斤，五曰，哥舒處半俟斤。」似此，闕字未可作次字解也。

丙，骨咄祿祖父及捺梨屠耆

一，王頌游寫禮頤讀碑記，「舊唐書突厥傳，稱骨咄祿祖父，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，世襲吐屯噶，而不詳其名。據此碑，則骨咄祿之父，乃骨咄祿俟斤，祖則伊地米施也。」

二，三多跋，「捺梨皆借字。捺犁孤塗，此言天子。屠耆，此言賢。皆匈奴語。」（按捺犁塗屠耆，說見史記匈奴列傳注。）

丁，眩靈處月各地

- 一，王頌爵寫禮履讀碑記，「碑又云：『北樊眩靈之境，西降處月之郊。』
案漢書匈奴傳：『又北益廣田，至眩雷爲塞。』服虔曰：『眩雷地在烏孫北。』處月卽涿邪，亦卽朱邪，皆聲近通轉字，詳雙溪醉隱集。○新書西突厥傳：『永徽四年，罷瑤池都督府，卽處月置金滿州。』又沙陀傳，『廢瑤池都督府，卽處月地，置金滿沙陀二州。』唐時，金滿州，寄於北庭府界內，北庭都護，治庭州金滿縣。據徐氏西域水道記，今保惠城北二十餘里，地曰護堡子破城，有金滿縣殘碑。然則唐之北庭，實卽今之濟木薩，而處月部落，在今鎮西迪化境內無疑矣。新書沙陀傳又稱「處月在金娑山之陽，蒲類之東，有大磧，名沙陀，故號沙陀突厥。」案蒲類海，卽今巴爾庫勒淖爾。舊書地理志，海在蒲昌縣東南，蒲昌隸西州都督府，貞觀中，平高昌置處月，不合在高昌之東也。元和郡縣志：「西州北至金娑嶺北庭都護府五百里。」新書金娑，或卽金娑之字誤。○處月倚大磧，故又號沙陀，今古阜康縣北有戈壁，殆卽處月舊壤乎？以地望準之，處月當今伊犁東南。乃舊書突厥傳，阿史那彌射進軍至伊麗水，處月處密等部，各率衆來降者，蓋彌射從南路進兵，已出處月之西，故彌射至伊麗水，而處月等部，自東來降。顯慶二年，冊立彌射及步真爲可汗，下詔稱蘇定方等，率騎勇北路討逐，卿等宣暢朝風，南道撫育。是彌射師行南道之証也。舊書地理志，「上元元年，河西軍鎮，多爲吐蕃所陷。舊將李元忠守北庭，郭昕守安西府，二鎮與沙陀回鶻相依倚，吐蕃久攻之不下。」蓋沙陀與北庭相依倚，故貞元中，沙陀叛附吐蕃，則北庭亦陷焉。」
- 二，三多跋，「漢書匈奴傳（與上同），處月，五代史唐本紀，沙陀者，大磧也，在金娑山之陽，蒲類海之東。處月居此磧，號沙陀突厥。是眩靈古塞名，處月部落也。唐世，突厥寔大，北襲西降，以包全

境而言。丁零故地，在突厥北，今俄羅斯義爾古德部，其疆域廣矣。」

按舊唐書，突厥傳上，「始畢可汗咄吉，隋大業中嗣位，東自契丹室韋，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，皆臣屬焉。」傳下，「西突厥與北突厥同祖其國即烏孫之故地，東至突厥國，西至雷塞海，南至疏勒，北至瀚海，在長安北七千里。其人雜有都陸，及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。又阿史那賀魯者，曳步利設射匿特勒之子也，……居於多邏斯川，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，統處密處月姑蘇歌羅祿弩失畢五姓之衆。……貞觀二十二年，乃率其部落內屬，詔居延州，尋授左驍衛將軍，瑤池都督。」瑤池都督府，即處月地，已見寫禮頤讀碑記。碑言西隣處月云者，當長安三年雖以與昔亡可汗爲安撫招慰十姓大使，而其人因本蕃漸爲默啜及烏質勒所侵，不敢還國。蓋自垂拱之後，十姓諸部落，已頻被默啜侵掠，死散殆盡矣！

(三) 碑之所在及發見者

甲，語石，「和林，成吉思之故都也，元太宗時，名元昌路，後降行省，改和寧。唐賈耽地志，謂之富貴城，見耶律鏐雙溪醉隱集。其地遠在漠北，流人戍士，亦所罕至。俄人於鄂勒昆河，訪得突厥舊庭，又訪得唐碑三，一爲闕特勤碑。」（箭內互韃靼考：「此碑立於鄂爾昆河東畔之 Jsaidam 湖側」）

乙，寫禮頤讀碑記，「右闕特勤碑，在今蒙古賽音諾顏部，此碑始見耶律鏐雙溪醉隱集，自來金石家，無著錄者。」

丙，三多跋，「是碑在圖謝圖汗，三音諾顏兩盟交界處，距額爾德尼昭二百里許。……此碑自元耶律鏐以來，世所罕觀，經俄人傑志叢愈將軍，先後發見。」

丁，清庫倫辦事大臣咨民政部文，「庫倫所屬之圖什業圖汗旗下，柴達木地

方，有開元年，御製依闕達蜀之古碑一座。』

按突利可汗卒，唐太宗僅詔中闕侍郎岑文本，爲其碑文。而昭陵北闕，石琢撿伏歸降諸番君長，西東首列者，均突厥可汗。今書特勤之碑，撰書均出御筆，是可視時勢之異矣！

一八年，十，十一。

再談闕特勤碑

黃仲琴

本刊百期紀念號，曾登琴所作闕特勤碑一文。頃閱顧燮光夢碧錄石言初集卷三，有清盛伯照祭酒此碑題跋，（作於光緒二十二年間，）爲前文所未引。爰錄其原文并附注於下，以供參攷。

『右闕特勤碑，在三音諾顏之哲里夢伯，愚表弟訪拓寄余，此元耶律文忠後一拓本也。闕特勤建碑事，載新舊唐書突厥傳，闕特勤以開元十九年卒，（舊書作二十年，此據新書，）三月，（此據通鑑，）明皇詔金吾將軍張去逸，都官郎中呂向，齎璽書弔祭，并爲立碑，上自爲碑文，仍立祠廟，刻石爲象，（耶律文忠云，其象至今存焉，）四壁畫其戰陣之狀，（以上據舊書，）特以高手六人往，（此據新書，）今碑云開元二十年七月七日建，蓋市石寮書，非蕃人所習，亦須驛遣高手，故遲至二年有半也，文忠雙溪醉隱集自注，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，歲己未，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，城西北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，城東北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，闕特勤，骨咄祿可汗之子，苾伽可汗之弟也，名闕，可汗之子弟，謂之特勤，（文忠此數語云引唐書，今無其文，疑文忠語鈔誤，後有數語，與唐書合，茲專引文忠語，故不錄，）其碑額及碑文，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，唐新舊史，凡書特勤，皆作街勒之勤字，誤也。諸突厥部之遺俗，猶呼其可汗之子爲特勤，特謹字也。則與碑文符矣。碑云：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，可汗猶朕之子也。唐新舊史並作屈伽可汗，勤苾二字，當以碑文爲正，今據拓本，正作特勤，知文忠之言不謬，特勤特謹，特謹又轉爲台吉，今蒙古呼王之子弟，皆爲台吉，台曠爲太吉，塔曠，太

吉謹，聲固相通矣。毗伽可汗，新舊書皆作毗，明皇帝弔苾伽可汗（苾伽華言足意也，）弟闕特勤書，猶作苾字，惟特勤字，唐修隋書，五代宋修唐書，凡數百見，無不作勒者，載筆之臣，何渠若是，或者譯音長短，如李董字溼烈之論乎，大凡譯無定字，尤多虛音，如此碑摸梨出班書，匈奴論天爲摸犁，卽今蒙古語之騰格里，騰接爲一聲，犁爲一聲，格則虛音也，李董之近特，謹字溼烈之爲貝勒，騰譯二者，其音是耶，特勤因非名，而闕亦近號，如今之格根三音類闕可汗闕侯斤，屢見傳中，沙陀傳之處月朱邪闕侯斤阿厥，尤明顯，處月部，朱邪姓，闕號，侯斤官，阿厥乃真名，烏質勒傳，闕啜忠節，闕號，啜官，忠節名，亦其義，西突厥五侯斤，處木昆故祿屋，（又作胡屋，又作胡祿，）掘舍提，（又作執舍地，）突騎施鼠尼失，（又作鼠尼旋）二阿悉結，（又作阿悉吉，）二哥舒，（又作姑蘇，）一校寒幹，（一作校汗那幹，字原作幹，音不近，形譌，又作拔塞幹，合三者證之，當作拔塞幹，塞幹二字，形譌，拔字可取，舊書開本，皆作拔字，益非，溼塞胡敵可取，）皆部名，啜侯斤，皆官名，闕也，闕律也，噉也，賀邏施也，沙鉢也，噉泥孰也，（泥孰屢單出，此有噉字，加號也，處木昆律啜，後加闕字，爲闕律啜，亦加號，）處半也，皆號也，五侯闕，第一二，五侯斤闕，亦第一二，而處半各居其末，以是知處半近於小，闕近於大，闕特勤，乃特勤之榮號耳，番入不願以名誦漢，漢人又不察，而卽以官呼之，自漢至今，比比然矣。獨惜闕特勤反獸啜之虛奴，復骨咄祿之舊物，紫位而授之兄，而身佐之，拔噉谷欲於仇靡，而舉國聽之，突騎施陸於西，結骨菴於北，回紇斡於南，遠則吐蕃強與交而不可，近則奚契丹願爲臣而不受（觀明皇待之之厚，與掘滅奚契丹之易，可懸斷其不受也，）尊中國而息其種人，突厥之賢相，抑阿史那氏之閹人也，舊書小殺等等字，最有意，與碑旨合，（殺也，設也，察也，一也，蓋國人視闕特勤爲重，而小殺拱手聽命，故不稱可汗，）新書盡改爲獸祿連，使闕特勤之本跡不彰，猶幸舊書存之，而名字卒以不通中國文字之故，徒以官爵稱，千古翳如，可歎也，闕特勤曾祖，祖名，不見於此，頤碑以存，交

名骨咄祿，祖亦名骨咄祿頡斤，蒙古父子不嫌同名，至今猶爾，頡斤官名，鶻屈頡斤都摩支闕頡斤可證，突厥官二十八等，史僅載十一，而俟利發高於頡利發三等，則頡斤必俟斤之卑者也，碑述阿史那世系云，首自中國，雄飛北荒，乃斥淳維舊說，李思摩在本國時，以貌類胡，疑非阿史那種，則隋書國以西海語，必非無本，此特諸史在朝者親唐之言，明皇據之以招徠，猶受黠斯之爲李陵後也，碑文操梨屠耆眩雷丁零，皆用漢事，而處月用今名，蓋取工對，處月卽北庭地，永徽四年，卽處月置金滿州，（此據新傳，）金滿州都督，寄隸北庭界內，（此據舊志，）長安二年，處月酋沙陀金山，爲金滿州都督，（據傳，）與庭州改北庭，爲一年之事，（據志，）先天初，沙陀輔國避吐蕃徙部北庭，開元二年，復領金滿州都督，當闕特勤時，正輔國及其子骨咄支相繼效忠之會，故曰西隣處月之郊，比內地也，處月雖爲西突厥，然其部最東，在東西突厥之間，與葛邏祿同，然葛邏祿北，處月南，最近中國臆說以爲西突厥東五姓，本有處月處密賀魯惡其親近庭州，故柁哥阿悉爲二，以足十姓而指之，駱宏義請赦處月等，或有因也，四世效節，雖道不通，且與北庭相倚，直至貞元四年而始陷，則沐浴唐德舊矣，宜明皇之視若編氓也，文忠有處月說，亦爲此碑而發，謂孫邪轉爲朱耶，朱耶轉爲處月，孫邪轉爲朱耶，朱耶轉爲處月，自據處月轉爲川闕，川闕時謂沙漠而言，然唐書於處月朱耶，往往連稱，處月朱耶孤注處月朱耶阿厥，當時公憤，不應乖舛，駱宏義請發射脾處密契必以擊賀魯，處月朱耶孤注，引兵附賊，射脾沙陀那遠不肯從，處月射脾，同姓而異部，此又不揣以朱耶概處月之一證，然射脾之名，後不復著，或是處月之別部，如葛邏祿之謀落族婆旬族實力族，（茲伽可汗可敦曰婆旬，蕃人以父姓爲名，婆旬爲敏谷欲之女，則之谷欲乃葛邏祿之婆旬族也，）宏義不審，而舉之歟，處月朱耶之連稱，或者處月之後，爲唐莊宗，繼唐統而有天下，故鄭重書之歟？是碑余小時讀四庫全書提要，卽省識之，嘗作詩送表兄鄂特薩爾巴咱爾郡王，卽用特勤字，亡友周蒼生見臣誌之，余乃編提要以示，今忽忽二十年矣，繼乃得寫本雙溪醉隱集，繼又見洋照本碑圖，

今伯愚乃爲致石本，而蒼生不可復作矣，感逝傷別，執筆黯然。碑中幃作爨，按禹貢惟土五色，孔傳爨以黃土，釋文曰，爨，覆也，周書作雒，解亦同，證甚古，今中庸作幃，恐唐本不爾，搆作搆，按說文，稷麥柱也，鼎臣曰，俗別作搆，非是，此不作牙，猶近古，字體峻整，與石臺孝經同，真明皇書，（特勤爲特勤異譯，謹見此碑，特勤爲突厥大官，語見北史，至闕字應作何解，史無明文，竊謂碑陰暨兩側，均刊有突厥文字，則說此碑者，自當根據彼文，重加譯述，乃能下一斷語，古籍傳譯，通涉疏畧，不足恃也，世有精繙突厥文者乎，拭目俟之。）」

又按唐故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毗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郿氏墓誌，其序中有「家兄卽三十姓天上得毗伽然可汗也，因承淑澤，特許跨親兄右賢王墨特勤私第。」之語。亦可爲特勤，及苾伽作毗伽之一證也。

宋神霄玉清萬壽宮碑

黃 仲 琴

此碑墨拓，琴所見者，有三本。一為本校圖書館藏品，僅有中間碑文，照錄如下：

〔神霄玉清（下缺）〕

御製御書

道者 體之可以卽至神 用之可以挈天地 推之以治天下國家 可使一世之民
舉得其恬淡寂常之真 而躋于仁壽之域 朕思是道 人所固有 沉迷既久
待教而興 俾欲革來世之流俗 還隆古之純風 蓋嘗稽參道家之說 獨觀希夷
之妙 欽惟長生大帝君 青華大帝君 體道之妙 立乎萬物之上 統御神霄
監觀萬國 无疆之休 雖眇躬是荷 而下民之命 實明神所司 迺詔天下 建
神霄玉清萬壽宮 以嚴奉祀 自京師始 以致崇極 以示訓化 累年于茲 輒
忱感格 高厚博臨 屬者三元八節 按冲科 啓淨供 風馬雲車 來顯來靈
震電交擊 神光燭天 群仙翼翼 浮空而來者 或擲寶劍 或灑玉篇 駭聽奪
目 追考化元卿士大夫侍衛之臣 悉見悉聞 嘆未之有 咸有紀述 著之簡編
嗚呼 朕之所以隆振道教 帝君之所以眷命孚佑者 自帝皇以還 數千年經
道之後 乃復見于今日 可謂盛矣 豈天之將與斯文以遺朕 而吾民之幸 適
見正於今日耶 布告天下 其諭朕意 毋忽 仍令京師神霄玉清萬壽宮 刻圖
於碑 以碑本賜天下 如大中祥符故事 摹勒立石 以垂无窮

宣和元年八月十三日奉

聖旨立石

其一爲葉君谷鑿，自福建興化寄贈。葉君云，碑在蒲城元妙觀，嵌額垣額中，已破埋沒，寄來拓本，無額，下方及左右，均繞螭龍，左有小字一行云：

「保和殿直學士 朝請大夫 提舉上清寶籙宮 編類御筆 兼禮制局詳議官
校正內經 同詳定官 賜紫金魚袋 臣蔡衛 奉聖旨題額」

右有小字三行云：

「通待大夫 保康軍承宣使 直睿恩殿 同知入內 內侍省事 同提點皇城司
充在京神霄玉清萬宮提點 臣譚稹」

「檢校少師 鎮東軍節度使 中太一宮使 直保和殿 明 兼在京神霄玉清萬
壽宮提舉提轄使 臣學 臣梁師我 管勾上石」

「睿恩殿御前文字 外庫祇應 武功大夫 臣張士永 武經郎 臣張士亨 從
義郎 臣王公姚 臣封士寧等 模勒再鑄」

其一在廣州文德路舊書攤購得，左右小字與葉君所贈者同，額有「御筆手詔」，行書四大字，綴以螭龍，斯爲興化舊拓完本。

考宋史真宗於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受天書，四月，作玉清昭應宮，五年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。徽宗宣和元年，三月，知登州宗澤，坐建神霄宮不虔，除名編管，八月丁酉，以神霄宮成，降德音于天下。是碑立於宮成時也。

徽宗從林靈素等之請，詔天下皆設神霄玉清萬壽宮，縣皆有之，毀僧廬無算。老學庵筆記云：「神霄以長生大帝青華帝君爲主，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，西元大帝君，東井大帝君，西華大帝君，清都大帝君，中黃大帝君，又有左右仙伯，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，繪於壁，又有韓君丈人，祀於側殿曰，此神霄帝君之高資也。其說皆出於林靈素，張虛白，劉棟」是神霄宮之成，爲當時釋道兩教消長之機，而宮中供奉者，皆方士僞託，非有所根據也。

秦皇漢武，以大功克成，信方士，求長生，徽宗則信帝君爲下民司命。是此碑亦可代表道家之方士派在當時政治上所占之位置。偶見汲縣志卷末，載一事云：

「汲有李道人，幼未讀書，年十八爲道士，忽通道術。康熙五十六年，入都門，居白雲觀。未久，上遽知之，詔見便殿。時西路巴里坤，方用兵。遂命往塞外，賜衣一襲，恩禮甚優。乘蹕至軍前，將軍富寧安，親造其帳，與之謀畫，總鎮以下官謁之，如王公禮。」

觀於有清，尙存正一直人之封號，李道人事，容或有之，雖與神霄無關，亦可見方士之勢力，且及于戎事，在清初猶然，何怪其後因左道而釀成兵禍也。

書史會要云：「徽宗行草正書，筆勢勁逸，初學薛稷，後乃變其法度。」鐵圍山叢談云：「谿陵初作黃山谷書體，後自成一法。」王維謂林緒河南聖教序，爲道君瘦金書之祖，宋繡士謂道君實寢饋於柳公權而稍變者。今觀此碑實能摹上述諸家之長。或謂蔡京會書神霄玉清萬壽宮，此碑未必出道君手，殆未見左邊小字及碑額也。

此碑金石萃編等書未著錄，惟趙氏補寰宇訪碑錄卷四，載此碑在河南祥符。蓋當時所立，非止一處，若得祥符本一枚，亦快事也。

碑文共十六行，行四十字，字大寸許；額二行，行二字，字大六寸許。

泉州談薈

黃仲琴

一，刺桐城

元馬可波羅 Marco Polo 游記，稱泉州爲 Zayton。日人考證爲刺桐之譯音。考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篇：府治，（卽晉江）。城初築時，環植刺桐，故名刺桐城。相傳爲南唐保大（元宗李璟年號，其元年，爲公曆九四三）中，節度使留從効築。又卷七十五拾遺上，泉州城，五代時，留從効重加版築，傍植刺桐。歲久繁密云云。今泉州北門，義泉宮後，刺桐脚黃侑有刺桐一株，卽其遺蹟。是刺桐爲城名。足代表一州，故馬可波羅云然。有人謂 Zayton 爲秀塗。（俗名臭塗）之譯音者，考秀塗爲泉州海口一地名，似不如刺桐之足爲代表也。馬可波羅又稱泉州城堂皇富麗。今觀未折之部分，尙有當時裝飾品之精美圖案石刻。偶於城垣中，發現嘉定（南宋甯宗年號）三年，（公曆一二一〇）修城官碑。（嘉定八字陽文，旁有許記二字倒印）考泉州志城池篇，嘉定四年，守，鄒應龍以買人簿錄之資，請於朝而大修之。而碑文云三年，是亦足資參考者也。

二，中世紀之互市

馬可波羅游記，謂泉州海岸，爲著名商船會泊之所。商品航載於此，胡椒之類，常由此進口，轉而供給於世界西部之需要者。雖在實際上未能得商人之集思廣益，與夫商品精密之計算。無論如何，總爲世界著名最大商埠之一焉。考泉州南濱大海，所來外舶，南齊時，其船籍，則有波斯獅子婆羅門交阯；唐時則有扶南林邑拂菻大食。所有商船，均集於州之南部。商人及商品，由海口之秀塗，換船，行水道三十里，至南門之南橋，（一名藍橋，因紀念藍氏之節孝也。）登岸。馬可波羅送蒙古伯岳吾公主，至波斯北部，緣於合巽，由泉航海，亦當從南橋，經秀塗放洋。至

外商之住居地點，亦在城南，南宋趙汝适諸蕃志卷上，記大食巨商施那韓，僑寓泉南，是其一證。惟所謂蕃坊，今已無遺址可覓。商船之停泊處所，除秀塗外，則有下列各處：

- 一，法石 在晉江東南十五里。
- 二，深滬 在晉江東南二十五里。
- 三，福全 在晉江東南。前防坎，謂西南接深滬，與圍頭峰上諸處，並為番舶停泊避風之門戶。
- 四，圍頭 在晉江東南，宋真德秀狀，謂正闕大海，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。
- 五，永寧 在晉江東南五十里。
- 六，安海 在晉江東南六十里。晉江縣志謂其闕圍萬家，屹為巨鎮，古名灣海，唐安金藏之後連濟，徙居於此，因易灣為安。宋為安海市，建炎（南宋高宗年號）四年，（公曆一一三〇），以客船自此入界。創石井鎮，即安海城也。宋時，並置吏權稅於此，號石井津。

觀上所述，在中世紀，泉州之商業，發達可知。至近世則見衰落，互市地位，移於廈門者，以秀塗港口，風濤廈門為險惡，且水淺，不能容載重三千噸以上之巨舟也。

三，市舶司故址

宋史志卷第一三九，食貨下，八，太宗時，置權署於京師。詔諸蕃香藥寶貨，至廣州交陞兩浙泉州，非出官庫者，無得私相貿易。熙寧（宋神宗年號）五年，（公曆一〇八〇）詔發運使薛向曰：東南之利，舶商居其一，比，言者，請置司泉州，其辦法請求之。元祐（宋哲宗年號），三年之前一年，（公曆一〇八七）增置市舶司於泉州。元至元 世祖年號，十四年，（公曆一二七七）置市舶司於泉州。馬可波羅遊記，謂可汗於泉州，得一大宗之收入：因商人俱納以投資百分之一稅款。他若船舶精良之貨，則課以百卅之稅率，而胡椒及沉香之屬，課以百分之四十四，檀香及他種木料，至於普通商品，則課以百分四十之稅率。據商人之計算，彼等稅率，包含海關

水脚，已佔貨疋價值之半，而其餘所得半數所得之盈利，猶堪值得注意。是可見當時外人，對於課稅後，商業之狀況。○元季，市舶司廢置不一。明洪武間仍置，成化（明憲宗年號）八年，（公曆一四七二）移福州。考泉州府志卷十二，晉江縣志卷二。均載市舶提舉司公署，在府治南，水仙門內，今廢。水仙門，近今南門。離天妃宮不遠，市舶提舉司署遺址，父老猶能述之。

蒲壽庚兄弟遺族及遺跡

黃 仲 琴

泉州自南齊以後，即有波斯獅子等國人，航海而來。商民回教徒之外，佛教徒，如南唐以前，有住開元寺之西域人朝悟大師；宋時有修東塔第五級之天竺講僧。今棋盤園土地祠，有泗洲佛石像，貌甚奇古。（閩小紀引神僧傳，疑泗洲佛即唐時自西域來，在泗洲坐化之僧伽。）是泗洲佛足跡、或曾至泉州。雖佛教徒，不立室家，於民族同化，無所關係。然福建通志所載，明宣德四年，屯軍盜發閩忠懿王塚，有水碗，不識爲何寶，召回回人辨之。是回人當明時，猶盛居於福建，其他可以類推。就泉州言，居住之外國人，不但現有回教徒之金丁十二姓已也。茲述宋末最著名之阿剌伯人蒲壽庚兄弟遺族、及其遺蹟如下：

宋史：蒲壽庚，暹舉泉州船司，擅番舶利者三十年。宋主昀舟至泉，壽庚來謁，請駐蹕。張世傑不可。或勸世傑留壽庚，則凡海舶，不令自隨。世傑不從，縱之歸。繼而舟不足，共掠其資。壽庚怒，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。（一說：宋幼主過泉州，宋宗室欲應之，守郡者蒲壽庚，閉門不納。及張世傑回軍攻城，宗室又欲應之，壽庚欲酒延宗室，欲與議城守事，酒中盡殺之。當幼主之爲蒲壽庚所拒也，從通淮門而去。文信國俊至，感閩國事，血淚入石，遺跡猶存。）戊辰，壽庚及知泉州田異子，以城降。乙丑，張世傑圍泉州，甲申九月，元帥唆都援泉州。

閩書：蒲壽庚，其先西域人，總諸番互市，居廣州。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。壽庚少豪俠無賴。咸淳末，與其兄壽，平海寇有功。累官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。景炎年，授福建廣東招撫使，總海舶。景炎入海，航泉州港。分

淮兵二千五百人，命壽庚將海舟以從。壽庚閉門拒命，與州司馬田真子，上表降元。明年七月，張世傑自海上回攻城。壽庚遣其黨孫勝夫詣杭，求峻都援兵。自與尤永賢王與金泳，協謀拒守，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。攻凡九十日，不下，世傑解去。壽庚進昭勇大將軍，閩廣都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事，改鎮國上將軍，參知政事。初，壽晟自宋時，仕至知吉州，逆計宋事已去，辭不赴。壽庚迎降，及殲淮兵宗子，皆壽晟陰爲之謀。事成，乃佯著野人服，入法石山，若無與其事者。壽庚長子師文，尤暴悍嗜殺，淮兵宗子之死，師文力居多。元以壽庚有功，官其子若孫，多至顯達。泉人避其黨炎者，數十餘年，元亡乃已。

蒲壽晟，著有心泉學詩稿（心泉係壽晟名），選入四庫全書，泉州志則不載，惟於卷五十四，蒲仲昭傳，言祖心泉，故梅州守，遺詩若干卷，劉克莊序之。琴曾在廣東圖書館，見藏有此書。係孔氏藏書樓影鈔本，但無劉序。其提要云：

案心泉學詩稿六卷，宋蒲壽晟撰，晟之名，不見於史，其集亦不載於藝文志。惟明文淵閣書目，載有蒲心泉詩一部，一檢永樂大典各韻內所錄頗多，其間題名，皆作壽晟。而凌迪知萬姓統譜則作壽庚，黃道昭入閩通志，又作壽晟，互有同異。今按永樂大典各卷，皆作晟字，當非偶誤。其作晟者，殆傳寫訛也。壽晟家本泉州，其官履不概見，惟萬姓統譜，稱其於咸道七年，知蒲州。案蒲州，非南宋地。而集中，有梅陽壬申勅製偶成書呈同官詩。壬申爲咸道八年，梅陽卽梅州，今爲廣東嘉應州地。是壽晟實知梅州，萬姓統譜，又載其在官儉約，於民毫無所取。建會井，汲水二餅，置座右。人頌曰：曾氏井泉千古冽，蒲侯心事一般清。是壽晟在當日爲循吏，八閩通志，則稱宋季，益廣二主，航海至泉州。守臣蒲壽庚，距城不納，皆出其兄壽晟陰謀，壽晟佯著黃冠野服，入法石山中；自稱處士。而密令壽庚納款於元，既而壽庚以歸附功，授官平章，當貴冠一時。壽晟亦居甲第。一日，二哲生

鍾門獻詩，有水聲禽語皆時事，莫道山翁總不知之句。壽茂惶汗失措，追之不復見云云，則壽崑又一狡黠之叛人。稗官小說，記載多歧，宋元二史，皆無明文，其孰僞孰真，無從攷證。今觀其詩，頗有冲淡閒遠之致。在宋元之際，猶屬雅音。哀錄存之，益爲六卷，亦足以備一家。若其人，則疑以傳疑，姑附諸南宋之末焉。

上述心泉之孫奮仲昭，據閩書所載，亦以詩名。潘姓後人，自明太祖禁其不得讀書入仕，於是有不改姓，而居船上爲漁戶者；又有改姓吳及黃者，以吳則音近，黃則俗以爲與潘同从甘也。今泉州浦口黃姓，卽爲元潘姓之後，已與編氓無異。南較塢潘壽庚棋盤園放址附近。有潘姓一家，居古屋，奉回教，門貼紅紙回文聯，自承爲永春縣人。意亦壽庚兄弟之裔，但向來以壽庚輩降元，表面上多不認之。

東門外法石街，潘壽崑居處，遺垣尙在。壽庚花園，後夷爲南較塢。其地東通秀塗，北望清源山。入門處，今猶名花園頭，綠樹成陰，板橋流水，風景如昨。其北卽棋盤園，相傳壽庚當時，琢巨石爲棋盤，如肉雙陸之法，以美人爲棋子。今盤已無存，園亦改建土地祠，但地名無改云。

日本文學博士桑原鷗藏，著潘壽庚事蹟一書。梁卓如稱爲歷史界傑作。此篇有可供參攷之處，揭載於此。

通 訊

朝陽先生：

關於蒲壽庚遺族及遺蹟，琴曾作文一篇，就中壽庚之子師文，畧爲敘及。日本桑原博士所著蒲壽庚考，言師文未嘗出仕。近日，陳裕菁氏譯本，據清丁午城北天后宮志，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詔：「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帥兼福建市舶提舉蒲師文，冊爾爲護國明著天后。」證桑原氏言未仕之誤。昨友人黃君慈博言元吳璽島夷誌畧序，可補陳氏所證之缺。摘錄如下：

「世祖皇帝，既平宋氏。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尙書海外諸蕃宣慰使蒲師文，與其副孫勝夫尤永賢等，通道外國，宣撫諸夷。獨爪哇負固不服。遂命平章高興史弼等，帥舟以討定之。自時厥後，唐人之商販者，外藩率待以命使臣之禮。」

按明史，爪哇傳，「元世祖時，遣使臣孟琪，往歸其面。世祖大舉兵伐之，破其國而還。」明費信著星槎勝覽，言史弼高興征爪哇。以及張燮東西洋考言元代征爪哇，均未言所以用兵之由。是島夷誌畧之言，可證蒲師文官階，亦可補他書之缺也。先生以爲何如？

黃仲琴

閩南之回教

黃仲琴

民國十七年暑假，作閩南之遊。茲將關於回教之訪問，所得材料，畧述之以供研究回教者之參攷。

甲，泉州之回教

泉州回教之清淨寺，(不曰清真寺，俗名曰禮拜寺)在東南之通淮門內塗門街。(通淮門，俗呼塗門)純以石築，作亞拉伯式。屋頂為橢圓形，上為月台。入前進頭門，東壁嵌石刻明成祖上諭，楷書，字大寸許。石之四周，繞以繡龍。其文云：

「大明皇帝，勅諭米里哈只。朕惟能誠心好善者，必能敬天事上，勸率善類，陰翊皇度，故天錫以福，寧有無窮之慶。爾米里哈只，早從馬哈麻之教，篤志好善，導引善類，又能敬天事上，益效忠誠，眷茲善行，真可嘉尚。今特授爾以勅諭，謄持所在，官員軍民一應人等，毋特慢侮欺凌，敢有故違朕命，慢侮欺凌者，以罪罪之。故諭。永樂五年，五月十一日。」

入前進二門，有石碑二方，露天西向。其一為明碑，楷書，高九尺，寬三尺九寸，共二十六行，行六十三字，額篆「重修清淨寺碑記」七字，文尚約畧可讀，照錄於左：

「清淨之教，流入中土，自隋開皇始。首言□主，以真□為天主，真心為入主，故其教主於齋戒沐浴以事天。凡一年，必有一月之齋，如吾中國歲首月是也；凡一月，必有四日之齋，值亢牛奠鬼之日是也；拜必沐浴，非沐浴，不敢入拜，齋必素食，非具口，不敢嘗食；教主遇齋，率衆踰徑，西向羅列，但

有膜拜，而無供儀；此教之大凡也。郡建寺樓。相傳宋紹興間，苴喜魯丁，自撒那威來泉，□□□□□廟□□之左角。有上下層，以西向爲尊。臨街之門，從南入。砌石三圍以象天。□左右壁，各六□□九門□□，皆九九數，取蒼穹□□之義。內圍頂象天，□上爲望月臺。下兩門相峙，而中方□地，□□象。入門；轉西級而上，曰下樓；南級上，曰上樓。下樓石壁，門從東入。正西之座，曰奉天壇；中圍象太極；左右二門，象兩儀；西四門，象四象；南八門，象八卦；北一門，以象乾元，天開于子，故曰天門；柱十有二，象十二月。上樓之正東，曰聖聖亭。亭之南，□□□□於石城，設二十四窗，象二十四象。西座爲天壇，□書曾經言。□□樓眺之，潛源在北，鴻漸在南，癸山在西，靈山在東，紫帽在西南，寶蓋天馬在東南，鳳山在東北，州山在西北；衆峯迤列，如屏如棠。溪水從西來，二長虹欄之，大瀛海汪洋其東。俯瞰城中，千雉如帶，雙塔插天，通衢曲巷，飛□□檐，四望□紫在□□。上樓北有堂，太守萬靈湖公，額曰「明善堂」。以□爲□峯，橫河界之，通海水潮汐，橋楫以濟。異時教衆，每於月齋日齋，登樓誦經已畢，退休息於此堂之上，寺□□備之□。勝國以前，遞壞遞興，無得而紀。按碑載：元至正間有曰夏不魯罕丁，與里人金阿里修之。明興，不知凡幾繕。隆慶丁卯，塔壞。住持夏得升，鳩衆修之，太守萬靈湖公捐俸以助。今萬曆三十五年，大地震，暴風淫雨，樓□飄搖，傾圮日甚。住持夏日禹率父老子弟，請余修之。余曰：「公役也，有費捨財，無費捨力，無□治，無□破，以成厥勝」，衆皆欣然。時丁君善初以使部郎請給里居，與余謀會同，於是始事。先是樓北無庭除，左設居房，右寘窳舍，中道如甬，後爲侶住者居牛之垣。余是以移去之，易居爲洗心亭，除窳爲小西天，庭空月碧，樓影徘徊，亭光翼翼，若增一勝。樓之壞者葺，歛者正，仆者隆起，因集顏魯公「迷天樓」三字額之。又題曰：「惟天爲大」，以隲人爲天之意。遂乃明善之堂，翕然改觀矣。余乃記之。余按淨教之經，默德那國王，諫罕蕩所著，與禪經並來西域，均非中國聖人之書。但禪經譯而便於讀，故至

今學士譯之；而淨教之經，未通漢譯，是以不甚盛行於世。然以余所觀，釋民經多祖心經，其始譯則沙門玄奘奉詔爲之，豈其人通英語，解佛理，果無魯魚亥豕之誤乎？唐一時君臣，奉若天書，卽五帝三王之經不啻。上作而下必甚，是以蕭瑒嘗言佛，而佛經溢多於是矣！吾以爲玄奘之譯，未必盡無訛，而金剛 楞嚴 圓覺 法華以下之書，豈必其真從西至也？禪經譯而經雜；淨經不譯而經不雜。譯者可言，而亦可知，知之則念幻。不譯者不可知，而可言，徒讀未盡舛。按是以思，儒有聲色臭味安佚不謂性之說，禪之教近之，故不有其限耳。身意，而空之於一切，但言性而不言命。儒有仁義禮智天道不謂命之說，淨之教近之，故有其君臣父子夫婦，而歸之於事天，但言命而不言性。之二者，習之而善，各有所得；習之而不善，均不能無。乃今之習淨教者何如也？沿其跡，不得其真性，逞於飲食之，踵率其出沐之故事，曾於惟天之命，一寔思否？其即以肉食爲齋，口爲教，夫是以世俗見其然，者。然以其口關於死生禍福之口而忽之，飯慈悲，又以其多口於斧斤芒刃之用而口之。故清淨氏之言天堂，反不如釋氏之言地獄。雖其先守教之家，亦擇違而叛去，此教之所絳衰，而寺之所絳圯，乃未趨漸失使然矣！豈其初立教之本旨哉？說者謂儒道如日中天，釋迦如月照地。余謂淨教亦然。韓昌黎欲於佛口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此情激過之論。茫茫宗，何所不有。鄒魯典籍之外，百家九流，亦足稱苴大道，何必盡非上帝臨汝，無貳汝心。吾於斯樓，取其爲事天之所，言教道不如可使由，不可使知。吾於經，取其不譯而已矣。夫是以議修復之，非徒以區區靈光之蹟也。是役也，郡大夫姜公，邑大夫李公，謂茲樓之勝，於文廟有關，捐俸助修，及里中諸大夫君子，相與協力成之；余何力之有焉。役始萬曆戊申歲之六月，竣於己酉之九月，費金百有奇。董役則林日燿 仵才鏗 李東 王廷華。募緣則夏日禹 何士舍 何天啓。而晝夜心竭力以工，寔則日燿之功居多，例得并書。萬曆三十七年，歲在己酉秋，重陽之吉。儒林閩人，李光縉，宗謙甫，頓首拜撰。

此碑泉州志不載，雖語多附會，然時之見解如是，無怪其然。但足考其建築之形式，及教門之狀況，殊可寶貴。近來學者，多言回教入中國，始於有唐。此碑及清陸水雲著八紘譯史，則言始於隋開皇間。然開皇元年，為公曆五八一，共二十年，至公曆六〇〇。謨罕默德則生於公曆五七一，其教入中國，或不如是之早也？

其一為元碑，差小於明碑，行書，共二十二行，行五十字，文多磨滅，錄其可識者如左：

第一行。存「全募」二字。

第二行，存（上缺）「將軍福建都指揮使司都指揮」（中缺）清，篆蓋，」十五字。

第三行，存「進士觀戶部（中缺）丁儀書丹」九字。

第十二行以下，約畧可識者：「里人金阿里，□□□□□□來徵余文為記。余嘗聞長老言，□氏國初，首入職方，士俗教化，與他種特異，徵諸（缺廿六字）也。莊子書佛書，皆曰西方有大聖人。（缺六字）始出。其教頗與理合。漢唐通西域，□□□服，□□□先入閩廣，□其兆□已遠矣。今泉之禮拜寺僧，（缺卅八字）清源郡志已著其事。今復□其廢與本末，（缺廿三字）皆明經進士，其於（缺八字）之心，行□□□其教□復公治泉有惠，期年之內，百廢俱興。□□□□新者亦除波之及。□謂非明儒者，郡字則並時之教，□□□不魯罕丁者，博學有才德，精健如中年，命為攝思廉。（缺十九字），刺甫丁□□卜謨□□薩都□□□□任特也；沒塔兒里，猶言都寺也；譏阿陣者，猶言唱拜也。（缺九字）順，推官徐君正，奉訓知事，郡士□將仕。董其役者，泉州路□□□用庫副使□馬沙也。三山，吳璽誌。按舊碑年久腐敗□□，錄諸郡志全文，摹□以□立石，（缺六字）立扁「清淨寺」三大字，以頌壯之。他如（缺廿二字）皆以本教為念，或讚以修葺之功，或厚以俸□之施，而咸有功斯寺者，然教中顯於泉州，（下缺）」

茲更錄泉州府志，關於清淨寺之記載，以供參攷。卷十六，古廟寺觀云：「清淨寺，在府治通淮街北，宋紹興元年，回人，藥喜魯丁，自撒那威來泉，建置銀燈香爐，及田土房屋。元至正間，里人金阿里重建，三山吳鑿為記。明正德間，住持夏彥高，鳩衆重修。隆慶間，知府萬慶，萬曆間，知府姜志禮相繼修。寺舊有塔，萬曆間，住持夏東升等修。」

又卷七十五，拾遺上云：

「夏不魯罕丁者，西洋噴噴例綿人。皇慶間，隨貢使來泉，住排舖街，修回回教，泉人延之住持禮拜寺。寺紹興創也。先是郡守陳公，請置市舶於泉州，終宋世，嚮其利，胡賈航海踵至，富者貲累巨萬，列居郡城南，於是納只卜穆喜魯丁（撒那威人）建茲寺，有銀瓶香爐以供天，土田厝舍以給衆。宋元之際，寺壞不治。至正九年，夏不魯罕丁，與金阿里，謀出己資修之。請僉憲赫德爾，監郡俊玉立主其事。舊物徵復，寺宇鼎新，層樓聳秀，峙郡庠前，東壯青龍左角之勝，衆大悅。三山吳鑿記之。當是時，夏不魯罕丁，年踰百有二十矣，精健如壯歲。故是役也，猶為效。鑿稱其博學有才德，衆奉以攝思廉，攝思廉，即華云主教也。罕丁皇朝洪武三年庚戌乃終。去至正己丑，又二十二年，蓋壽百四十二歲云。夏勃大師，不魯罕丁子也，習回教，繼其業，亦壽百一十歲。

前進二門，北向門楣，有亞刺伯文石刻三列，西轉，拾級以登，則禮堂舊址在焉。形如凸字，頂已圯。石墻高約二丈，地廣約三十四步，長三十二步。門上及兩門間多有石刻。此禮堂舊址，現為教徒屠牛及稍洗牛皮之所。清同治間，福建陸路提督江長貴（清福建陸路提督駐泉州），亦回教徒。以此堂既廢，乃於毗連建一規模較小之堂，以為禮拜之地。堂內中間嵌讀聖回文石刻，壁間書讚罕獻德聖人名號；又有木製明白樓，與普通回教禮堂同。簷下有破碎回文石刻八塊。

現寺內設有教長一人，許姓，教徒呼之曰 Ah Hon o（即那鶴泉 西隆 吳鑿回俗紀聞所言熟於經典之阿渾。）目前所行教規，即每年二月見月封齋，三月見月開齋

，每七日有一禮拜日（卽金曜）。是日，聚集教徒，宣揚教旨。又每日禮拜五次：第一次，東方啓亮，沐浴後舉行；第二次，在午時一時；第三次，午後五時；第四次，晚七時；第五次，晚八時。

教徒居寺內（十五家，一百餘人），或居寺旁，亦有散處他街者。（聞州南某鄉，住戶數千，昔均爲回教徒，今已背教。）廳中均供護罕獸德，門上貼回文聯，有金，丁，夏，馬，鐵，黃，葛，郭，蒲，鄭，駱，楊十二姓。言語衣服與普通泉人同，職業爲屠牛賣金紙香燭及其他小貿易。除教長不娶外，教友不與教外通婚姻。死者以白布裹身，用公共之棺，輿至墓地，墾尸於曠內，棺仍拾回。此處之公共木棺，存於江提督所建禮堂內。出城東二里有聖墓。晉江縣志卷十五雜志云：「聖墓在靈山」。閩書：「靈山有獸德那國二人葬焉。相傳唐武德中來朝，有三賢四賢，傳教泉州，卒葬於此。葬後，是山夜光顯發，大異而靈之，名曰聖墓。」閩中名勝詩所載明朱梧碧玉德詩書後，引周道光（明知府）記云：「唐時有回回國人，葬在此山之巔，有鬻封者三，卽聖墓也。墓之前，右有小閣，爲禮拜所；左有疏軒可憩；而西而南戶。」惜以匪患，不能往觀。陳萬里先生泉州第一次遊記，言之甚詳，可參考閱。

乙，漳州之回教

漳州無回教寺，友人葉國慶君曾記漳州回墓情形，如下。墓在漳州西門外三里許之路口社路口廡後。旁爲漳州往南靖縣之汽車路。墓共九所；在小丘之上。丘有長方形石圍牆，廣十餘步，長約二十步，高及腰，有圓形石門一。牆內二石墓。其一碑文云：

「同治十一年歲次冬日吉旦

回回皇清勅授儒林郎馬公諱春富大人之墓

侄永安永祥敬立」

其一碑文云：

〔(上銜署)知漳州府事(加級紀錄署)金溶之原配

皇清誥封恭人教門 龔氏墓

乾隆十一年丙寅仲冬立〕

此外灰墓七，其碑文，均有回回或教門等字。

漳州回教徒，現有保姓一家，自貴州移來，為清福建陸路提督保芝琳之後。清季，又有馬姓者，居城內河尾，不食豬肉；數日殺一羊為饌。漳俗人死入殮之衣服，有殮組與無殮組之別。殮組者，以白布纏裹尸身，是可見漳俗之回教化。從前回教，或盛行於漳地也。

丙，廈門之回教

廈門之清真寺，在城內，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學校旁。教長買姓，河南武陟人。每遇禮拜，來者約三十人，當地之回教徒外，外籍如印度各處之教友亦至。當地之奉回教者，約六十家。前進屏間，書明太祖讚云：

明太祖高皇帝，御製天方至聖百字讚

乾坤初始，天籍注名。傳教大聖，降生西域。受授天經，三十部冊。普化衆生，億兆君師，萬聖領袖，協助天運。保庇國民，五時祈祐，默祝太平，存心真主，加意窮民，拯救忠難，洞徹幽冥，超拔靈魂，脫離罪孽，仁愛天下，道冠古今，降邪歸一，教名清真，

穩罕厥德至貴聖人，

海防同知馬珍謹錄。

鄭間有二碑。其一云：(楷書)

〔廈門清真寺碑記〕

「此寺建於道光季年，浙江提督楊師倡捐。同治間，經廈防馬司馬倡捐。拓建前棟。光緒廿二年，又經水提憲楊師倡捐，置屋四座，爲本寺經費。（下畧。）

光緒二十八年季春公立。」

其一云：（楷書）

〔重修清真寺碑記〕

「鄞縣唐柯三先生，來廈監督海關。見廈門清真寺，屋腐朽，教道衰微，慨然有振興之志。提倡募捐，舉馬立賢 常福綿 馬良其赴上海 南京 南洋勸捐，得洋二千圓有奇。修葺廈門 泉州寺屋二座，買伊城內店屋二座，連舊屋店共六座，爲永久公業。其屋稅爲廈寺常費，不准私行典賣。如有盜買，凡是回教人，皆有共管之權，出頭究禁保全。特立此石，俾垂永久照行云爾。發起人，馬立賢，哈玉峰（以下有馬楊海高常李柏各姓共十七人，名不具錄。）」

廊間貼有廈門清真寺章程，內言公推阿衡一人，管理寺中一切事。

又其第五章之組織云：「本寺組織，以全體大會爲最高機關。開會時，以執行委員爲最高機關。執行委員由教徒全體大會選出十五人組織之，分爲交際四人，財政五人，庶務六人。」又有名譽董事十五人，爲穆馬王高柏李哈常各姓。

綜上所記，閩南回教開始於外裔，中興於武人。

雍和宮

黃仲琴

未寫本文之前，欲聲明者二事：一，此篇因民俗周刊百期紀念號徵文，錄舊稿塞責。二，作者於佛乘無相當研究；尤其是密宗，更屬茫然。錯誤之處，幸閱者有以教正！

雍和宮在北平(前北京)，安定門大街北。舊為清世宗潛邸，世宗即位後，賜章嘉呼圖克圖靜修。(日本支那雜誌第一期：唐元宗天寶六年，西藏王墾爾孫悅安時，有北印度烏仗那之僧，散法喇嘛希塔，及巴突嗎散摩叭都者，齋陀羅尼祕密修法，至西藏，始傳密教，即今喇嘛教也。此教屬於密教之一派，教中最崇三眼六臂之破壞神，即獅叭神也。其像多作奇怪猙獰，及鬼神羅刹等狀。)

前門曰昭泰，內有碑亭。大門左右，列銅獅二，殆所謂折頂獅乎？出入喇嘛，均髻頂長靴，紫袍繫帶，即舊派之紅教喇嘛。

宮中准遊客瞻禮者十六處，各有喇嘛導客，照蒙藏院章程，一瞻仰券，價五角此外，喇嘛不得再向遊客索資。

十六處如下：

一，天王殿。(中座)

殿中供彌勒佛像，兩旁分列十八羅漢像，與尋常佛寺同，上有匾云：

現妙明心。

有聯云：

法鏡交光，六根成慧日；

牟尼冥靜，十地起祥雲。

匾聯均黃絹墨書，清高宗親筆。各殿皆然。作者往遊時，適有德國人，在殿前攝影。

二，溫度孫殿。(左邊殿)

殿中均番佛像，銅鑄者為多，大小不一。有一座，作裸婦仰臥於地，上伏一牛，牛背立一獠牙脣腹裸身之佛，腰項各掛骷髏一串，擁一裸婦於腹上；又有絲繡彩畫，作有佛羅坐，座外，天魔摩獸，飽飲斷骸零髓，他多類此。

宋邸所南，大義畧：「幽州鎮國寺，有佛母殿，黃金鑄佛，裸形中立；目矚邪睨。側塑妖女，裸形斜目，指視金佛之形。旁別塑佛，與妖女裸合。兩廊塑妖僧，或啖活小兒；或啖活大蛇。又塑一僧，青面裸形，右手擎一裸血小兒，赤雙足，踏一裸形婦人，頸環小兒骷髏數枚，名曰，摩眼羅佛。」其類是歟？

三，雍和宮。(中座)

中座供釋迦，寶相莊嚴，瓔珞纏繞，香煙繚繞。雖大畧似尋常佛殿，覺有一種神秘，不可思議。有聯二，其語云：

圓通自在，住不二法門；
接引羣生，揚三千大化。
法界亦能仁，福資萬有；
靜因臻廣慧，妙證三摩。

四，額木奇殿。(左邊殿)

中座供番佛像，殿之兩旁，有巨熊標本二，當時未精製法，漆以防腐，墜廳失真。口鼻之間，已見虫蛀。導游之喇嘛，謂係乾隆爺南巡時手獵。以吾所知，康熙時幸圍口外，遇二熊，召師子攫得之，一重一千三百斤，一重八百餘斤，實皮以草，後置雍和宮殿廷，或卽是物。熊旁各立二武士像，甲冑執戈，或當日侍衛。縱覽之餘，恍惚置身絕塞，剔目行圍，雄壯之氣，撲人眉宇。

五，永佑殿。(中座)

佛像畧同雍和宮，匾云：

妙靈無爲。

聯云：

般若慈源，疊海原無異派水；
菩提覺路，德山相見別峯雲。
是色是空，遊海慈航遊六度；
不生不滅，香臺慧鏡啓三明。

六，東配殿。(左邊殿)

此設卽俗所稱供歡喜佛處也。考日本美術學院所編美術詞典：「歡喜天，

所謂聖天，周圍配有胎藏界曼荼羅，爲人身象頭之形像；又有雙身歡喜天，作雙身相抱之狀。』觀殿中所供之像，畧如溫度孫殿，惟高至四五尺，以帳幔掩之。末座一像，剖人身爲馬鞍。人首倒垂鑿間，血肉狼藉，佛跏其上。考黃紅兩教，均祖釋迦。而佛法宏深，能現諸相，是中妙諦，世俗難知。或謂歡喜佛爲漢宮春，又謂前代冲人，太璞未雕，參此以識其智慧，及前代藉是以消塞外獲得之俗者，皆聽度之詞也。

七、法輪殿。(中座)匾云：

無量壽輪。

聯云：

鬘雲彩護祥輪，錦軸光明輝萬象；

龍沼慶胎寶地，玉毫圓足聚千花。

殿內跪褥成行，殿後木假山一座，上立五百羅漢，每尊高寸許；旁貯藏經多帙；又有喇嘛唱經時冠服。

八、照佛樓。(左邊殿)

有墨拓佛親族像，附說畧。

九、萬福閣。(中座)

內供大佛立象，高七丈五尺，爲一椹木刻成，作古銅色，多嵌珠寶。畧如北海開福寺所供，但無千手千眼耳。聯云：

丈六顯金身，非空非色；

大千歸寶所，卽境卽心。

合大地成形，非有爲法；

與衆生同體，作如是觀。

說法萬恒沙，金輪妙轉；

觀心一止水，華海常涵。

以不可思議，說微妙法；

具無量由旬，作清淨身。

又有張若澄聯云：

空中金磬天邊落，

悟後雲關夜半開。

其他有錢陳群諸人聯語，未錄。張錢諸人聯，署名上，均加臣字，亦黃絹墨書。

十，綏成殿。(中座)

旁有延綏閣未登。

十一，雅木得克樓。(右邊殿)

供番佛像一龕，旁貯面具甚多，每年正月打鬼所用也。

十二，關帝廟。(由雅木得克樓進)

殿宇頗窄，塑關帝坐像，高丈許，甚威猛。旁有畫幅，作關在雲端提刀立像。殿內喇嘛云，此幅來自天台山。

十三，菩薩殿。(與關帝廟相對)匾云：

香林寶月。

十四，西配殿。(右邊殿)

此殿及下二殿。均供番佛。

十五，札寧阿殿。(右邊殿)

十六，參呢特殿。(右邊殿)

中間各殿前，有銅爐象鼻爐；殿內，有三供五供法輪，均精銅及景太藍製，甚貴重。遊各殿時，喇嘛多請進香，及燃長壽燈，(小盞油燈，)蓋以是為功德也。亦有以西藏紅花求售者。然容均憔悴，亦可測其生活之狀況矣。

鑄鼎餘聞

神君居九山之數，參三條之壹，兼將軍之號，秉斧鉞之威。授堂金石跋，謂神有封號，漢季已如是，而世儒謂沿於唐代，爲失檢也。

卷二江東廟，神姓石諱固，秦時人，宋賜額曰嘉濟。考明萬曆間，大學士林鈺，撰漳州修建嘉濟廟敬聖碑記，神石姓，諱敬純，其父勤，後漢趙王勤之季弟。唐宋迭興，皆有靈感。至元遣使降香勅，額號嘉濟。是嘉濟廟，不止一處也。

卷三馬明王卽馬頭娘。引高辛氏時蠶女事。考我潮馬明王廟，從前隸於總兵官署，神不塑女像，歲時由營弁致祭，蓋蠶神名馬明菩薩。而潮州從前營弁所祭之馬明王，乃馬祖，天驕之神，與蠶神無涉。此又言馬明王者所當知也。

以上略舉一二，因無暇甚，詳細論列，擬俟他時。

